

犯人李铜钟的故事 远去的驿站

张一弓 著

华夏出版社
典藏文库

犯人李铜钟的故事 远去的驿站

张一弓 著

华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犯人李铜钟的故事 远去的驿站 / 张一弓著. --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16.5
ISBN 978-7-5080-8788-7

I. ①犯… II. ①张… III. ①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072868号

犯人李铜钟的故事 远去的驿站

作 者 张一弓
责任编辑 高 苏

出版发行 华夏出版社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万龙印装有限公司
装 订 三河市万龙印装有限公司
版 次 2016 年 5 月北京第 1 版
2016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20×1030 1/16
印 张 17
字 数 352 千字
定 价 43.00 元

华夏出版社 网址: www.hxph.com.cn 地址: 北京市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 4 号 邮编: 100028

若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我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电话: (010) 64663331 (转)

总 目 录

听从时代的召唤——我在习作中的思考(张一弓) / 1

犯人李铜钟的故事 / 1

远去的驿站 / 35

附一 张一弓主要作品年表(1956—2012) / 247

附二 告别与寻找——关于张一弓小说的话语转变(李遇春) / 249

犯人李铜钟的故事

目 录

- 一 清明时节 /5
- 二 春荒 /5
- 三 “花狸虎”的悲剧 /8
- 四 吹牛不报税 /9
- 五 老杠叔和他的钥匙 /13
- 六 “这叫化学!” /14
- 七 血红的指印 /17
- 八 “不敢吃!” /20
- 九 饲养室里 /21
- 十 寨门外的呼喊 /23
- 十一 “毛主席,请您老人家原谅……” /23
- 十二 三口大锅 /24
- 十三 首犯是这样落网的 /26
- 十四 胁从犯与县委书记 /28
- 十五 李铜钟的供词 /29
- 十六 卧龙坡车站 /30
- 十七 在危急病号室 /32
- 十八 记住吧,人们 /33

一 清明时节

清明时节为什么总要下雨呢？那无声的、细细密密的雨丝，如同编织着银色的网，和纷乱的思绪纠结在一起，笼罩在地委书记田振山的心头。

田振山正坐在吉普车上，去一个偏僻的山区小县，参加一个党支部书记的平反大会。

这位支部书记离开人世已经十九年了。十九年来，历史给人们带来多少意外的纷扰，开了多少严峻的玩笑啊！但是，田振山始终没有忘记这个人——李铜钟，这个出生在逃荒路上、十岁那年就去给财主放羊的小长工，这个土改时的民兵队长、抗美援朝的志愿兵，这个复员残废军人、李家寨大队的“瘸腿支书”李铜钟。就是这样一个李铜钟，临死却变成“勾结靠山店粮站主任，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抢劫国家粮食仓库的首犯”李铜钟了。

而现在，历史又做出新的判决：李铜钟无罪。尽管县委、地委对于李铜钟的平反有过激烈的争论，尽管做出平反决定以后还有一些同志对此忧心忡忡，新上任的地委书记还是决定亲自参加这次平反大会。为了让活着的人们更加聪明起来，为了把人间的事情料理得更好一些，他要到那个阔别十九年的小山寨里去，到那个被野草覆盖着的坟头上去，为一个戴着镣铐的鬼魂去掉镣铐了。

吉普车在山区公路上颠簸着、疾驶着。田振山打开车窗，让清凉的山风把无声的细雨吹洒在他刻满皱纹的脸庞上，他合上眼睛，想起了那个发生在十九年前的奇异的故事……

二 春荒

党支部书记李铜钟变成抢劫犯李铜钟，是在公元1960年春天。这个该诅咒的春天，是跟罕见的饥荒一起，来到李家寨的。

自从立春那天把最后一瓦盆玉米面糊搅到那口装了五担水的大锅里以后，李家寨大口小口四百九十多口，已经吃了三天清水煮萝卜。晌午，“三堂总管”——三个小队食堂的总保管老杠叔，蹲在米光面净的库房旮旯里，偷偷哭起来：“老天爷呀！暖暖暖暖……你睁睁眼吧，……你不能叫俺再扛要饭篮，暖暖暖暖……”

哭，也是一种传染病。老杠叔的哭声从没有关严的门缝里溜出来，首先传染给那些掂着饭罐来食堂打汤的老婆婆们，接着又传染给那些家里有孩子喊饥的年轻媳妇们，再往后，就变成连男人们也无法抗拒的一场瘟疫了。

“不能哭，不能哭。”沉重的假腿在雪地里“咯吱咯吱”地响着，李铜钟从大队部跑过来，向大家讲着不能哭的道理：“哭多了，眼要疼，头要晕哩；哭多了，也要伤身体哩。我眼下再去公社问问，说不定统销粮有消息啦！”

哭声平息了。大家都无言地望着年轻的支部书记。这个百里挑一的强壮汉子，也明显地饿走样了。他眼皮虚肿着，好像能掐出水来，四方脸庞上塌下了两个坑儿。但他颠拐着七斤半重的假腿向村外走去的时候，却把屋里人张翠英递给他的柳木棍扔得远远的，穿着褪色军大衣的五尺四寸五的身个儿照旧挺得笔直，网着血丝的黑沉沉的大眼睛还在打闪哩。那姿态和眼神都仿佛告诉大家：这个复员兵，还能打几仗哩。

李铜钟的心里却是沉重的。当他想着要向那位“带头书记”杨文秀要饭吃的时候，心里就充满了愤懑和忧郁。

“带头书记”原来是一位文采出众的小学教师，后来被提拔到县委宣传部当了干事。他辛辛苦苦干了五年，渐渐感到，在县委大院里，像他这样一个没有区、乡工作经验的人，往后能当上秘书，写一点“遵命文牍”就算到顶了，“鸡蛋壳里发面——没有大发头”啊！因此，1958年，他积极报名下基层工作，当了十里铺公社的党委书记。从此，他就把全副精力用在揣摩上级意图、并在三天之内拿出符合这种意图的典型经验上了。比如，他来十里铺上任以前，听说理论界提出了一国能不能首先进入共产主义的问题，他立即感到这同列宁提出的社会主义革命可以首先在一国或数国取得胜利的论断具有同等的意义。他依次类推，得出结论说，一个公社首先进入共产主义也是完全可能的。这个公社当然就是十里铺公社。因此，他上任第二天，就向大家宣布：十里铺公社两年进入共产主义。此后，他每天都要吸两包烟卷，那双好象用小刀子在脸上随便剃出来的小眼睛总是眯细着，眨动、闪烁着诡秘的光亮，盘算着十里铺公社各项工作怎样跑到前头，选择县委书记田振山没有外出的时机，向县委报喜。

过分卖力的时候，动作是容易变形的。上级意图——且不说这意图是否正确，一经杨文秀加工，就会变成一幅极其夸张的漫画。大办钢铁时，他命令村村队队砸锅炼铁，没收一切可以搜集来的铁器，门鼻、门搭钩无一幸免，统统砸碎，填到小土炉里，吓得李铜钟的屋里人连连祷告，千万别叫炼铜，因为她的男人是“铜钟”。县委号召建立“丰产方”的时候，他又指示各队：“丰产方”一律建立在大路边，粉要搽在脸上。为了充分表现报纸上说的那种“老人赛过老黄忠，妇女赛过穆桂英”的冲天干劲，当检查团到来的时候，他让社员们化妆劳动，锣鼓助威，老汉们挂着业余剧团的长胡子下地，妇女们穿着古装戏衣，打着穆桂英的“帅”字旗。

李铜钟用忧郁的目光望着这一切，他觉得新上任的公社书记整天都在演戏，在给上级演戏，巴望着受到赏识和喝彩。他嘱咐李家寨的干部：“李家寨都是种地户，不是戏班子，咱不要他那花架子、木头刀。”

但是，李家寨也没能逃脱“带头书记”带来的一场灾难。去年天旱，加上前年种麦时“钢铁兵团”还在山上没回来，麦种得晚，一晚三分薄，秋庄稼又碰上“捏脖早”，夏秋两季

都比不上往年。而“带头书记”又带头提出了“大旱之年三不变”的豪迈口号：产量不变、对国家贡献不变、社员口粮不变。结果，两头的“不变”落空，只是经过“反瞒产”，才实现了中间那个“不变”。正是因为这个“不变”的缘故，在十里铺公社应该进入共产主义的时候，李铜钟不得不跛着腿，一趟接一趟地往公社跑着，向杨文秀汇报着使共产主义变得十分渺茫的春荒问题了。

每去公社一次，对李铜钟的忍耐力都是一次严峻的考验。

第一次，是李家寨社员一天还能吃到“二大两”的时候，也是杨文秀把县委、县人委颁发的超额完成粮食征购任务的奖状挂到墙上的时候。

“李铜钟同志，”杨文秀的声音是严厉的，“你知道是哪些人叫喊粮食问题吗？”

“知道。”

“哪些人？”

“贫下中农。”

“你说啥？”杨文秀困窘地把烟卷举在空中，怔住了，但很快又在空中画了一个圆圈，说：“新中农吧，是新的上中农嘛，同志，你的屁股不要再坐到富裕中农的板凳上了。”

没等李铜钟回话，“带头书记”已经迈着跃进式的步伐，冲出了小会议室。

第二次，是李家寨眼看就要断粮的时候，也是杨文秀亲眼看见李家寨的榆树皮已被剥光的时候。

“李家寨的口粮是有点紧张。”杨文秀避开了李铜钟的黑沉沉的眼睛，“可眼下的精神还是反右倾啊，反两眼向上的伸手派啊，不是我不愿向县里要粮食，就怕那顶右倾帽子不好戴啊！”

“你把帽子给我。”李铜钟沉声说，“只要反右倾能反出粮食，反出吃的，这右倾帽子，我戴一万年。”

“不要意气用事嘛，同志。”杨文秀踱着步子，说：“口粮不足，不光你一个李家寨嘛。听说地委正开保人保畜会，咱县田书记去了。等他回来，听听精神再说。你们食堂菜地种得不赖，再顶一阵子嘛。”

李铜钟，你有多么坚韧的忍耐力啊。但是，历史证明，肚子的忍耐力是有限度的。在吃了三天清水煮萝卜以后，食堂门口传来了社员们的哭声。虽然三天前李铜钟就托人给县委书记田振山送去了一封“告急信”，并按照李家寨坐头把交椅的文化人——会计崔文的建议，在信上画了三个像炸弹一样的“！”，但还没有收到回音。李铜钟只好再一次用他的假腿，“砰通”、“砰通”地敲打着公社门口的青石台阶了。

“铜钟，不用说了。”杨文秀推着自行车往门外走着。“田书记回来了，县委通知开会，专门研究社员生活，你回去等着吧。”

“可眼下？……”

杨文秀已经蹬上自行车，一阵风似的走了，但他回过头来喊叫：“萝卜！”

李铜钟回来了。路过好汉坡时，他觉得头晕，脚不把滑，一下子栽倒在路沟里。他一

动不动地躺在积雪上,没有力量爬起来了。他很想就这样躺下去,永远躺下去,不再起来了。但他想起还有几百口人在等着他,想起县委在开会,说不定田书记已经收到了那封告急信。于是,他吞了几口雪,挣扎着爬了起来。当他走到寨门外时,已经挺直了腰杆,对守在寨门洞里等他归来的干部们说:“宰牛吧。”

三 “花狸虎”的悲剧

“把我宰了吧,把我煮锅里吧!”在三队饲养室里,李套老汉死死抓住“花狸虎”的缰绳,愤怒地喊叫着:“谁的主意,吃牲口?干脆把我吃了算拉倒!”

队长小宽牵着牲口说:“套叔,你掂量掂量,保人、保畜,哪轻哪重?再说,这是大队的决定,俺铜钟哥拿的主张。”

“是铜钟?”李套老汉怔住了,他没想到这是他那个残废儿子的主见。论家法,他是“领导”;论国法,铜钟可是上级哩。看来,“花狸虎”的命运已经不可改变了。“中,中,你牵走,这几槽牲口你都牵走,咱散伙,咱不过了!”李套老汉松了缰绳,不忍再看“花狸虎”一眼,就坐在小板凳上,脸朝墙,哭起来。不多时,食堂屋后传来“哞哞”的牛叫声,他觉得那是“花狸虎”在叫他,这叫声好像一把刀刺着他的心,他眼前一黑,晕倒在草垛上。

几个社员把李套老汉抬到了家里。大队卫生室的王先生,拄着棍,匆匆跑来,用指头掐住李套老汉的“人中穴”,差点掐出血来,老汉才睁开眼,把窝在心里的那口气吐了出来。

儿媳妇小声问:“爹,好些儿没有?”

老公公只叹气,不吭声。

孙儿小囤儿趴在床头上问:“爷,谁惹你啦?”

爷爷只叹气,不吭声。

王先生把铜钟媳妇叫到外间,板着脸说:“人饿虚了,经不住急火攻心,没啥好方子,静养吧。”王先生叹口气,想着牛肉,拄着棍走了。

“花狸虎”已经被绳子捆住四条腿,卧倒在地上。它“哞哞”叫着,一双通人性的圆鼓鼓的眼睛,滴着蚕豆大的泪珠。它绝望地瞪着人们,好像在说:人啊,不要杀我,我还能犁地哩,七寸步犁也拉得动哩,杀了我,够你们吃几顿呢?李铜钟不忍心再看下去,悄悄离开了屠宰场。半路上,又忍不住勾回头,从立棱起来的军大衣领子上看了“花狸虎”最后一眼。为了不再让“哞哞”的牛叫声折磨自己,他拉下了棉帽耳朵。

铜钟听说爹晕倒了,急忙回家看爹。爹却偏过脸,对着墙,不理他。铜钟明白,爹是心疼“花狸虎”呀。记得是互助组转初级社那年,他带上复员费,跟爹去十里铺牲口市上牵回了这头牲口。俗话说,卖菜不卖筐,卖牲口不卖缰。他的复员费将够买这头大牛。爹就到山货行货场上捡了一根草绳,爹笑着说这是“金缰”,就用这根“金缰”把牲口牵了

回来。一进村，爹就指着这头身上有黑色条纹的大牝牛，向社员们夸说：“俺牵回来一头‘花狸虎’，你看它那腿，就是四根柱。”家里窄狭，没处喂牲口，爹就把牲口挂到外屋大梁上。夜里，“花狸虎”啃断草绳，钻到里屋，吃了五斤棉花籽儿、六斤半谷种，还把装谷种的一口新铁锅撞到地上，摔了八瓣儿。“中，中！”爹又摸着胡子夸说，“好吃手，准是好套活。”转社时，爹叫翠英用扭秧歌用的红彩绸，结了个大绣球，挂在牛角上。爹又把一床新铺盖搭在牛背上，骄傲地牵着牛在村里游行，拐弯抹角走了四四一十六条胡同，才来到新盖起的饲养室。从此，他跟牛都在那里住下，度过了七个寒暑。如今，槽上虽说添了十几头大牲口，可爹对“花狸虎”总是有点偏心，他时常抚着牛背，说：“社会主义是辆车，靠它拉的头一程。”

眼下，铜钟站在爹床前，抱愧地说：“爹，‘花狸虎’岁口嫌老些儿……”

“不说这，不说这……”爹的胡子哆嗦着。

“爹，等来年丰收后，我还您牲口……”

“不说这，不说这……”两行眼泪从爹的眼角里涌出来。

“爹，您是说？……”

“我是说……”爹用胳膊肘撑起上半身，直愣愣地望着儿子，小声问：“你对爹说实话……党还要咱不要啦？……”爹忽然咬住被角，瘦削的肩膀猛烈地抽动起来。

“党要咱，党要咱。”铜钟抑止了内心的激动，凄然说：“党不知道咱忍饥……”

“那就好，那就好！”爹又挣扎着坐起来，哀怜地望着儿子，“那你这当支书的，万万不敢躺下，万万不敢。你没看看？乡亲们忍饥受饿，也没一人逃荒，没一声怨言，那为啥？就因为对党信得过。孩子，四五百口人的死活搁在你身上。爹知道，你肚里也没装一粒粮食籽儿，你要是饿得受不住，就想想民国三十一年是咋过来的，想想你那死在逃荒路上的娘，说啥也要把全村人领过这一春天。孩子，爹求你……求你！”

铜钟“扑通”跪在爹脸前，眼里噙着泪说：“爹，孩子我记住这话。”

四 吹牛不报税

牛肉过了秤，连杂碎在内，一口人九两零三钱。为了把牛肉公平合理地装到社员肚子里，大队决定分肉到户。食堂里剩下的白菜、萝卜和烧煤，跟牛肉一起，连夜分了下去。时兴了一年多的集体食堂不声不响地解散了。

李家寨一百二十多座农舍里，已经生起煤火，响起了开水滚锅声。“花狸虎”跟另外几头老牛一起，在一百多个砂锅、铜盆、搪瓷盆里冒着热气，就要为人们尽着最后的义务了。

“我不吃，我吃不下。”大队长张双喜像下神一样闭着眼，盘腿坐在煤火台上，推开了女人端给他的青釉大瓷碗。

女人问：“你是跟谁怄气？”

张双喜忽然扬起巴掌，“噼啪”地打着自己的脸，说：“我跟它，我跟它！”

女人惊慌地按住他的手，说：“老天爷，这是你的脸！”

“我就打它！”张双喜又打着嘴说：“我叫你说瞎话，我叫你说瞎话！……你虚报产量，叫全村人跟着受累！……”这个四十岁出头的小个子庄稼人打着、说着，把嘴撇得像瓢一样，十分痛心地哭起来。

张双喜那两片薄薄的被旱烟熏得发黄的嘴唇，并不是生来就有说瞎话的爱好。他传染上这种像感冒一样使人头脑发烧、嗓门发痒的流行病，是在公元1958年。

那年麦子收罢，张双喜跟铜钟、崔文去县里参加三级干部会。那时节，省报印着红字的号外——张双喜把它叫作“外号”的，正在连续放射亩产小麦三千七百多斤、五千三百多斤以至八千七百多斤的丰收“卫星”，宣扬着“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的跃进哲学和哲学的跃进，这样就从理论和实践上批驳了“保守派”、“摇头派”、“秋后算账派”的种种谬论。

那年麦季，这个县尽管获得了空前的丰收，而且有了一个明年把粮食产量再提高百分之五十一·五的持续跃进规划，但在地委召开的县委书记会议上，这个县还是受到了严肃的批评：对人的主观能动作用缺乏足够的认识啊，持续跃进的步伐落后于形势的需要啊，对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与创造力估计不足啊，等等，等等。

面对着地委的批评和党报的“外号”，县委书记田振山跟县委其他领导同志，怀疑自己是大大地落后了。他们感到脚下踩着的这块土地，正在报喜的锣鼓声中震动、沸腾的土地，说不定当真到了马克思老人家说的“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的时候。他们诚恳地反了自己的右倾，按照地委布置下来的指标，在三级干部会上宣布了一个“一年‘上纲’、两年‘过江’”的规划。

“带头书记”杨文秀早已摸透了上级意图，他立即在大会发言中宣布：十里铺公社一年“过江”，迎接共产主义的到来。他引用一首据说是十里铺的民谣，描绘了共产主义的幸福情景。可惜那时文化部门正开展着“全民皆诗人”的群众运动，由于都成了诗人，这首民谣的作者也就无从查考，有些诗句也已湮灭在诗歌的汪洋中了。有幸得到杨文秀的引用而流传下来的，只有这样几个警句：

咱吃蒸馍，蘸白糖，

你看咱过得瓢不瓢！

咱穿呢子、大皮靴，

你看咱过得得不得！

咱乘火箭，坐飞艇，

你看咱过得中不中！

田振山在台上连连点头,说:“中,中!”

台下,张双喜却向李铜钟耳语:“咱赶紧出去躲躲吧,一会儿把房顶吹塌了,别砸住咱!”李铜钟坐着没动,他紧皱眉头,不住地用“号外”纸卷着烟卷,像一个愤怒的火车头,喷出一缕缕呛人的浓烟。

大组会上,要各队报规划时,队干部都变得格外谦虚,互相推诿着,谁也不打头一炮。杨文秀知道张双喜口齿伶俐,讲话煽动性强,眼下又是特别需要这种煽动性的时候,于是,他点名叫张双喜发言。张双喜却用巴掌捂住半边脸,从牙缝里“丝丝”地吸着风说:“书记,我牙疼。”杨文秀鼓励他说:“不需要长篇大论,只要说到点子上,有个态度就行。”又带头鼓掌:“欢迎欢迎!”

张双喜不得不勉为其难地站了起来,而一旦站起来,说话就不由自己了。只见他咳嗽两声,清了嗓门,大声吆喝道:“那就长话短说,我跟俺支书、会计商量了,俺大队老落后,一年上不了‘缸’,只能上‘盆儿’,还是那二号盆儿。”在人们的哄笑声里,他露出最正经、最认真不过的神色,望着屋顶说:“啥时候过江哩?等俺爬到‘缸沿’上,吸袋烟,看看再说。”连那些最不爱笑的庄稼人,也都前仰后合,笑出了眼泪。张双喜神色庄严地坐回到半截砖头上,小声问铜钟:“啥样?”铜钟捅他一拳说:“大实话,是咱庄稼人的大实话。”崔文却踢了踢双喜的脚,往台上努了努嘴。只见杨文秀瞪眼望着他们,紫涨着脸,气得像吹猪一样。

谁能料到呢?李家寨就这样变成了右倾的典型。杨文秀在总结发言中指出:“上缸”和“上盆儿”之争是两条道路斗争在十里铺公社的集中表现。所谓“上盆儿”,实质上表现了小生产者的狭隘性,二流子的懒惰性,摇头派的摇摆性,保守派的顽固性。宣扬“上盆儿”论的人必须转变立场,首先在思想觉悟上来一个跃进,从“盆儿”上跃到“缸”上。

散会回来时,爱唱“路戏”的张双喜变成了哑巴。

崔文抱怨他:“双喜哥,你发言咋不讲点策略?反正,吹牛不报税。”

铜钟说:“我拥护双喜哥的发言,共产党为群众办事,就得石杵子捣石臼——石(实)打石(实),不要嘴把式。”

双喜说:“反正,往后我嘴上贴封条,嘴角再站俩把门儿的。”

但是,1958年以后的运动多,三天两头要汇报运动情况。李铜钟的假腿没有张双喜的真腿好使唤,上公社汇报的任务,就像灾难一样落在张双喜的头上。

在爱国卫生运动评比大会上,开始学了一点“发言策略”的队干部们,有的说做到了“几净几光”,有的说几“臭”变成了几“香”。张双喜搁心里说:“天冷偏烤湿柴火——对着吹吧。”轮到张双喜汇报,杨文秀瞟他一眼,说:“好,这一回又看李家寨的了。”张双喜憋了一肚子气,决定用一种特殊的方式进行报复。他小声咳嗽着,用那种站不到人前的后进队长的胆怯声调,谦卑地说:“俺李家寨卫生运动也老落后,站不到人前头。可经过领导帮扶,向先进看齐,俺那才上碾的小毛驴儿总算养成了刷牙的习惯。……”真是一

语惊四座,使得外队的所有汇报统统黯然失色了。张双喜看见杨文秀露出惊异的神色,暗暗拧开了钢笔帽,就不由地感到一种快意,一种进行了一次小小报复的快意。他想象着小毛驴儿摇着头刷牙的模样,便忍不住“哧”地笑了。几十张有胡子和没有胡子的嘴巴几乎是同时咧开,哈哈大笑起来。

“静静!”杨文秀用钢笔杆儿敲着桌子,问道:“小毛驴怎样养成了刷牙的习惯,怎见得它养成了这良好的习惯?”

这倒是一个难题。张双喜虽然没有上过大学中文系,却不乏形象思维的能力,他说道:“今儿清早我去三队饲养室,正碰上二夯家牵着那头白眼窝小叫驴儿走亲戚,小驴儿‘哧儿夯、哧儿夯’直叫唤,就是不跟她走。鞭抽它,它不走;鞭杆儿捣它,它不走。二夯家问那小驴儿:‘你是惊住啦?吓住啦?’驴摇摇头;又问:‘你是缺草啦?缺料啦?’驴又摇摇头。‘那你到底有了啥心事?’小驴儿仰着下巴颏,朝着二夯家直龇牙。二夯家吓得包袱丢地上,扯着嗓子直喊叫:‘哎呀套叔,您的驴咬俺哩!’饲养员李套老汉三步并作两步跑出来,看见小驴儿正龇牙,就对二夯家说:‘别怕,她嫂子,它不是咬你,它是怪我慌张,没给它刷牙。’李套老汉把小驴儿牵回去,一盆净水,一把刷子,都是消过毒的,给小驴儿上牙刷三遭,下牙刷三遭,牙槽里刷三遭,刷够三三见九这个数,才把缰绳递给二夯家,往驴腓上拍了一巴掌,说:‘走吧。’小驴儿就打了个响鼻儿,乖乖儿地跟二夯家走了,一路上尥着蹶子直撒欢儿。”张双喜擦去由于紧张地形象思维而在鼻尖上沁出的汗珠,朝杨文秀一摊手,说:“就这。”

杨文秀急急地往本子上记着,问道:“给牲口刷牙有哪些好处?”这一回,张双喜运用逻辑思维,答道:“免生口疮舌刺儿。”张双喜的汇报获得了极大的成功。他诚惶诚恐地从杨文秀手里接过一面锦旗,上面写着:“卫生先锋”。但他一出公社门儿,就把锦旗掖到腰里;回到家,又把它塞到墙窟窿里,从来没向别人提过它。

从此,每逢汇报某个运动的开展情况而又有杨文秀在场的时候,不知是巴甫洛夫的条件反射学说,还是牛顿的惯性定律,就在张双喜的嘴上得到一再的证明。比如,汇报扫盲运动情况时,他说,李家寨有老两口,都七十多岁了,夜里瞌睡少,老头就在老婆脊梁上画字儿,叫老婆认,直到鸡儿叫二遍。……汇报除“四害”运动情况时,他说,李家寨的猫娃饿得“喵喵”直叫唤,因为没老鼠吃了。只是消灭麻雀的成绩不老好,老祠堂屋檐底下有一窝麻雀漏了网,可等他拿着手电去掏窝,只摸了一手麻雀屎,原来这窝麻雀也搬家了。咦,这麻雀真是鬼能鬼能!

于是,杨文秀多次表扬了李家寨的转变。公社秘书小陶时常摇着电话机,喊叫:“喂喂,李家寨吗?双喜在不在?公社往县上写报告,杨书记特意交代,叫他再补充点活材料,活的!”

每逢张双喜回了这样的电话,就像吃了蝇子一样吐着唾沫,对崔文说:“呸,真叫你说对了,吹牛就是不报税。”但他嘱咐崔文:“可不敢叫铜钟知道,他要知道了,不用破鞋底打我的嘴才怪!”

去年秋后,张双喜终于受到了吹牛的惩罚。

那是他去参加公社核产会的时候,一进公社大门,就看见影壁墙上画着一幅图表,最顶上画着火箭,依次类推,是飞机、汽车、牛车、乌龟,上写“十里铺公社秋季产量评比图”。他想,我的身体不老好,坐火箭怕头晕,骑乌龟又老霉气。报产量时,他不往上挤,不往下靠,向中等偏上的大队看齐,多报了十万斤总产,坐上“飞机”回来了。

李铜钟一听说坐上了这号“飞机”,就向张双喜发了一顿脾气:“双喜哥,你也学会卖嘴啦?这镜子里的烧饼十万斤,是叫工人吃,是叫解放军吃?党中央、毛主席叫咱鼓实劲,没叫咱吹糖人,你就是吹出个天堂,叫谁住?”李铜钟放了一通“上甘岭上的炮弹”以后,就跑到公社说:“把俺那产量减下十万斤,我情愿骑乌龟。”但他一去就是十天。在公社后院小楼上,他跟那些坐上“牛车”和“乌龟”的大队干部们一起,叫反了十天右倾。等他回来的时候,在公社“反瞒产”工作组的指挥下,李家寨已经超额十万斤完成了秋粮征购任务。

眼下,张双喜照旧坐在煤火台上,像下神一样哭着、骂着:“你真混蛋,你不该坐那飞机!……”

五 老杠叔和他的钥匙

九两三钱肉能产生多少卡的热量呢?

断粮第七天,李铜钟跟王先生在全村挨门检查了一遍。他发现,李家寨四百九十多口人,就有四百九十多个浮肿病号。有百十口人已经挺在床上不会动弹了。王先生铁青着脸,用拐棍捣着地,对铜钟说:“要是这两天还不见粮食,你就组织专业队,上西山刨墓坑吧!”

李铜钟探望的最后一家是“三堂总管”老杠叔。四天以前,老杠叔蹲在食堂库房里哭了一场以后,回家就病倒了。食堂库房里已经没有生的或熟的叫他操心,再也用不着一天十二遍地开门、锁门、出生、进熟、过秤、上账了,生活变得空虚而寂寞,支撑着他这把老骨头的精神支柱突然倾倒了。他躺在床上,掂着库房门上的那一串钥匙,长久端详着:“老伙计,咱得分手了。我不能带你去,那儿用不着你。……”

李铜钟和王先生来到老杠叔家门口,看见门头上挂的那块“光荣烈属”牌,止不住心里一阵难受,老杠叔的独生子是1944年跟皮司令走的,淮海战役时牺牲了,家里只剩下老两口。这两位老人家比旁人更有权力过几天不知饥寒的日子啊!

李铜钟和王先生走进院子,正听见老杠叔在屋里喊叫:“花她娘……人死如灯灭,还做那啥送老衣?……你要心疼我……就拽一把棉花套子,叫我啃啃……啃啃……”

王先生听见这话,就像软瘫了一样,一下子歪坐在老椿树底下的捶布石上,说:“这病人我不敢看,不敢看,看着老难受。”